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明志録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孫家賢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舉人臣沙重輪

春秋明志録卷七

明 熊過 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妾敬嬴子在位十八年謚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曰繼故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姜氏齊姜也惠公女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慰故廢喪紀以行嘉禮遂不稱公子謂一事再見而卒名穀梁曰喪未畢故略之非也逆女稱婦姜穀梁謂緣姑言之辭也胡子云責敬嬴夫禮家之言曰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宣公親敬嬴之子何止子道其稱婦姜何所不可而曰因婦姜見義亦過求矣夫人去氏啖叔佐便文義是杜氏謂史缺文益求之

不得爾公穀以為貶胡子從之矣女出由父毋嫁從夫喪娶父毋之咎何以貶夫人之號而徒去氏氏不尊於夫人之號也存其所重而去其所輕春秋之褒貶有是乎夫人以氏去氏稱姜于辭不達乃至舉氏而去姜則夫人為何氏也謂達於辭乎而胡以詩之義責之彼夫强暴無禮者淫而已視諸齊姜同乎不同乎

夏季孫行父如齊

胡康侯曰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此會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薦以賂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胥氏甲父胥臣子放者志其專也穀梁傳放猶屏也高抑崇曰晉衛同為列國而放其有罪之臣于衛是鄙衛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辭迫于勢也趙企明曰河曲之戰於今七年豈有不用命之誅至八年而後討哉必胥甲父以他事取惡于趙盾而逐之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平州齊地後漢志瑯琊陽都有牟臺註云平州在縣西杜元凱註以為泰山牟縣不知何據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僖公三十一年所取詩人頌以為復周公之宇者而今以賂齊矣

秋邾子來朝

畏齊故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楚征伐中國而稱爵執伯權矣鄭稱人將卑師少非貶書遂急後事之辭意初不在陳也鄭陳宋皆新城從晉之國而鄭獨改事楚矣趙企明曰楚莊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西令侵陳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東秦鄭既服東西勢合而後趨中國耳陳君舉言南北之勢于是始後五十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

于宋諸夏之君分為晉楚之從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伐宋必越陳而後及宋故經曰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者此兵家邀歸之説故救陳則宋自解亦勢然也左氏緣經有伐宋之文意為分兵兩救不知傳稱宋者本羨文也杜氏反謂經有缺文誤矣于是盾威行于國而思外立功葢有其志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盟新城之國皆在焉獨許不與為志乎楚矣靈公之會諸侯不序晉不競也楚莊之起中國後而爭鄭以是愁中國大之也趙盾而稱師一事再見從略之恒辭也公羊乃云君不會大夫之辭趙伯循曰春秋諸侯會大夫者非一何故於此生義乎棐林鄭地在新城東地古宛陵林鄉晉師先在故四國會之而後伐穀梁謂地以著其美趙伯循曰春秋未有師書地為褒之例是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此盾之謀專兵也傳言穿欲侵崇以求秦成非所以治情寔矣崇秦之所服屬今西安府鄠縣去晉逺矣是時秦已自秦遷雍晉渡河必道雍而後及崇非重兵不可深入欲以求成何其迂哉李明徳謂陽使立功雪憤以搆兵靈公益疑則穿由此懼于得罪而盾由此可以為謀則亦察而未精也穿好勇而狂士會久策知之矣彼豈懼得罪者以君壻有側室之庇而

擁重兵于外陰有先人奪志之心孰敢無忌而相圖哉故曰盾之謀專兵也

晉人宋人伐鄭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此宋鄭大夫帥師之始大棘宋地今歸德府寧陵縣界古陳留襄邑地趙伯循曰緣師先敗績身乃見獲依次第書之無襃貶

秦師伐晉

以報崇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人微者侵淺事報大棘之役也左氏言趙盾救焦遂自陰地率諸侯之師侵鄭恐非寔也盾方有異志豈以遠君側爲事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盾以帥中軍其君之廢置其僚之生殺其屬之放棄

無不擅其成命外之盟會侵伐儼然抗于列國之君士會曰盾夏日之日無不畏之矣而穿又新得兵則弑成之豈必桃園哉董狐敵獄之詞曰亡不越境反不討賊其知雖不先事幾亦有億而時獲者但左氏既不得其詞之意而說左氏者又癖焉而莫之理耳按穀梁傳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而左氏第曰亡不越境夫亡不遠而君弑謂其聞乎故也豈謂越境乃免哉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意

也穿盾之族子穿之弒盾成之也越境寧得免乎䟽家至引檀弓舊君反復之禮以證申鮮虞喪齊莊之義夫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越境可自諉乎彼謂越境而後君弒則其故無嫌于身遂不反國猶得免罪至其反國必當討賊是史狐尚以二詞爲一用耳故曰惜也越境乃免是惜狐之言恐讀者支離其辭以誣世豈爲盾惜哉季明德謂狐言不切事寔恐亦未盡然也至曰春秋書弒悉非國史之舊晉之

乘楚之檮杌皆賢者所爲聖人周流列國遍交賢士大夫必有見其直書者考得其寔故首惡者無所逃則亦不爲無見者春秋之書非盡從所赴也季文黑臀文公庶子立是爲成公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諡匡弟瑜嗣是爲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魯之郊非禮也聖人因事以見義若曰郊牛口傷天之示戒明矣魯曷因是反省乎而又奚改卜爲也牛死乃不郊幸之也猶三望憾之也然則廢王喪而致禮也者無譏乎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謂民間之喪也禮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于及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謂嗣天子也諸侯于王喪斬衰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

屢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况可聞喪而猶治祭祀乎然不以畀廢尊聖人所爲權禮之變耳胡子喪祭之譏可爲近厚而非經義矣

葬匡王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君陸渾在秦晉西北僖二十二年秦晉遷于伊川遂從戎號今河南府嵩縣界夷狄相伐不書此以近王都書陳君舉曰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秋赤狄侵齊

隗姓別種令潞以北其東界古黎國地譜潞州也

宋師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子夷嗣是爲靈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

取向

郯巳姓國今兖州郯城縣在莒南沂東莒大郯小疆埸相連魯有伯姬之親故宣公爲是平及者内爲志焉耳高抑崇曰公欲爲郯平莒而挾齊以爲重義不足以服莒曰莒人則不肯者非特其君是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故曰伐莒强也取向利也向國在莒魯之間隱二年莒人入向遂滅地屬莒

秦伯稻卒

謚共子罃嗣是爲桓公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趙企明疑左氏食黿之誣吳幼清因言其事蹟猥陋不可信也今按夷之弑言歸生者經言宋者傳也而胡氏信傳信如傳之言歸生視宋不在末減乎以末減爲首誅聖人垂事立法安在耶傳有可疑則棄傳而從經耳其後鄭人討幽公之亂斲歸生之棺而逐其族則鄭人當時已敝獄于歸生矣歸生得國兵柄自大棘已然矣何畏于宋之譖盖必恃功見忌宋謀

寔倡于歸生而左氏傳聞失真耳弟嗣是為襄公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高抑崇曰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明年圍鄭遂敗鄭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氏固名傒曾孫齊世卿也子叔姬文公少女趙伯循云時君女胡氏因之考其年非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内也公自爲之主罪公也於是公如齊固方當國用事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則高固伉也㕦叔佐言執鄰國之君而爲大夫求婚不近人理而疑左氏之妄不知宣公身爲不

義假齊以定其位朝而見留歴時不返屈于人下而不恥勢宜有之矣胡氏祗以禮幹守身責其毀列亦失所爲探本也哉

叔孫得臣卒

月蒙上閒無事也不日公弗臨也公羊家以爲知賊不言聖人削之非也即欲削之何以不先東門氏乎或曰得臣與仲遂如齊之後竟不經見者不在其位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行反馬之禮非也留車妻之道反馬壻之義反馬不親至歸寧無並行惠公之許高固之來胡氏交罪之是也

楚人伐鄭

將畀師少曰人傳謂楚子在行間妄也趙子常言楚比伐鄭不能服于是楚子再見故略之亦不應經義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此晉楚侵陳之始伯主不能自反又不能大合諸侯

以振中國之威而用諸侵掠或者謂晉成力弱事淺無主諸侯之權然則晉成之失伯趙盾爲之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夏公會齊侯伐萊秋公至自伐萊

謀會晉也

萊子爵國今萊州府黄縣地近于齊伐萊齊志也故不書及胡　子曰以伐致師行之危也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諸侯復序晉成初立自將有志于諸侯也左氏言春秋諱黒壤之盟啖叔佐曰經但言會傳作盟不與經合又説公見止近誣也而胡子不省仍左氏之舊趙企明曰陽穀之會齊不肯盟季孫則以齊侯不及盟書之以爲不與盟者春秋未嘗諱也夫趙氏豈不辨哉然猶曰臣不諱也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書曰公不

與盟則春秋于公之會盟初未嘗諱今不信經而信傳乃以一言蔽之曰止公不盟以例言之何以通于沙隨平丘乎且晉成初求諸侯春方因衛而來請也乃復止之于冬宣子爲國乃謂箕不遺策擯魯以失諸侯之心人情事理而有是乎胡氏雖巧爲之辭而不違棄傳以就經此之類也

八年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趙子常曰人臣不以死心貳君命無以疾還之地也禮賓入境有疾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得將命則既殯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朝聘而終以尸將命禮也黄齊境也以疾還非禮也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禘也昭十五年禘于武宫經曰有事是也趙子常曰太廟曰大事群公曰有事雖太廟也爲君事言曰大事爲臣事言曰有事譏不在用禘故不言禘也

遂不稱公子還間無事從省文稱字録異恩生而賜氏也有事太廟重喪可以不訃而仲遂之訃不敢後期必宣公有命如衛太史柳莊即垂齊地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猶者可已之辭天子諸侯曰繹祭之明日燬其祭食以燕尸于夏謂之復胙不濯地降神也繹祭于祊在廟門之西則先求神而告以將享之意萬者舞之揔名籥吹以節舞者萬入去籥其始未去内樂也古者

謂終事而聞則不繹以全始終之恩況于爲之徒去

籥也何居

戊子夫人嬴氏薨

以夫人之禮喪妾母也

晉師白狄伐秦

楚人滅舒蓼

釋例土地名有舒群舒舒蓼舒庸舒鳩爲五舒盖舒

即群舒群舒即舒蓼舒庸舒鳩誤三爲五也唐孔氏

曰舒蓼二國名者傳寫誤當云一國名是也今按武德四年爲蓼州領霍丘七年廢入壽州盟會圖云在光州則俱中國南門趙子常以爲東夷國則誤矣夷狄相滅不書此書見楚莊之熾而中國失南藩病日棘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姜岌云十月甲子朔食大衍同授時推十月甲子朔加時在晝食九分八十一杪杜預言甲子晦食課之

不得葢十誤為七文在秋下正與冬十月巳丑連行令先天歴新法推得十月甲子朔二十六日七千九百空六五强然則經文豈真誤耶

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懐也周禮遂人天子用六綍喪大記君葬用四綍葢執綍凡五百人遣車七乗其物備其事嚴不可冒雨而葬

也非謂不能如士喪禮潦車載蓑笠也庶人縣窆不封不樹不爲雨止則大夫以上葬爲雨止矣然則禮葬不爲雨止送葬不避塗潦固爲庶人言耳孫明復謂譏無備誠有備矣而雨甚渴葬將毋有慊於信信

夫

城平陽

杜云泰山有平陽縣在魯北鄙或曰備晉或曰備根牟書不時也而左氏曰書時趙企明曰水昏正而栽

夏之十月也今見書十月遂謂之時是不識夏周正朔之異也疑左氏不學而踈非丘明矣

楚師伐陳

楚猶未得志于中國也晉莫能救故即楚耳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敖子慶父孫獻子也庶長不先嫡曰仲其後因氏焉屬辭比事于如齊之後胡子所謂不待貶絕者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根牟屬魯小國故昭八年紅之蒐得言自根牟至於商衛蓋泰山郡有故牟國也曹姓子杜預謂瑯琊陽都之牟鄉城樂史云根牟國即密之安丘隨之牟山縣漢志東萊縣有牟平東牟是齊地也根牟趙企明約千里而遠以齊侯伐萊而取根牟即東牟非也

八月滕子卒

諡昭子壽嗣是爲文公史佚其名卒不書葬不訃喪也其書卒滕昭以文十二年朝魯魯人因其喪而弔恤之也自是而宋師圍伐繼書矣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扈在滎陽卷縣西北則鄭地也晉成黒壤服鄭扈以謀陳庶幾乎有志矣陳鄭連壤鄭居檜地在豫州外方之北陳在孟諸之西轅濤塗曰師出于陳鄭之閒

必甚病是也今合五國之君于陳之近境不能親行而屬師于大夫以爲不競矣胡子顧曰衆輯可矣乎李琪謂晉成無主諸侯之權意謂是矣胡邦成曰成公再合諸侯而以林父帥師大夫其專也然哉然哉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九月無辛酉日杜云誤矣不葬魯不會也黑臀卒謚成子儒嗣是爲景公不言會諸侯於是巳散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謚成子速嗣是爲穆公不會不書葬

宋人圍滕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楚自是交伐鄭鄭于晉楚玉帛以待于境惟其强者從之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楚以君將而晉次卿行晉伯之不競有由然矣趙企明曰左氏謂鄭伯敗楚師若然則鄭安得從楚鄭不從楚則明年晉宋衛曹安得有伐鄭之師也吾意敗楚之事當在三年侵

鄭或四年五年伐鄭之役左氏誤附于此耳初敗楚師故其後楚莊怨而屢疾于鄭也若鄭于此既敗楚師尚何以從楚哉左氏之説皆出于附會亦時有合者若以爲國史則誤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稱國者君與用事大臣殺之洩氏也大夫而稱氏葢爲卿矣冶以諫而殺陳必爲之名焉而不去其大夫誅其寔也以爲寔無罪也云爾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不言來濟西稱我趙伯循曰但言歸我則足知其來省文爾哀八年歸讙及闡豈是公親受乎濟長不必皆是魯田言我以別他田爾公羊言未絶于我非也趙企明曰濟出齊魯之西臨濟之田皆曰濟西有齊濟焉有魯濟焉故曰我濟西田非如公羊兄弟辭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不書朔杜云官失之也授時推是月丙辰朔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九百六十八分入食限先天推得二十六日三十十三分四刻三三强入食限

己巳齊侯元卒

子無野嗣是爲頃公

齊崔氏出奔衛

崔氏奔穀梁子曰舉族而出之辭也胡子曰書崔氏

以族奔也欒盈亦舉族出奔何以不曰欒氏出奔耶劉原父曰春秋所記大事而已故使舉上介戰舉元帥雖有衆大夫不與焉者略所徼也令何爲區區崔氏之族夫劉氏可謂辨矣而猶未也故聖人區區崔氏之族曰崔氏奔者盡崔氏之族也則尹氏名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者盡尹氏之一族乎即盡其族如先氏滅春秋亦止以先縠書之崔氏之奔安得舉其族乎斯于辭不達矣公羊子謂譏世卿或曰世卿古

制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祿詩曰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葢譏不在世卿在專也是時權雖在高國杼雖弱年
未逮得政然崔出丁公至杼九世之遠宗立君之際
或有畀同足揺人心而用事者懼其見逼故舉族逐
之乎凡諸侯之大夫違告于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
失守宗廟敢告然則崔氏者杼乎曰左氏以爲杼趙
企明曰自是至于杼之逆凡五十有一年五十而爵
葢至杼之逆則且百嵗矣是不然春秋所謂世卿者

未必五十乃爵也以仍叔之子而相例彼亦豈五十乃爵乎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稱氏稱名國卿也謂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誤而胡子以爲特書徵舒名氏以爲洩冶正言之驗趙氏以書名爲懲子道外傳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洩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率其卿佐南冠以淫于夏氏

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據詩株林乘馬朝食則非微行
夜聚其適株林未必盡由夏姬徵舒爲卿用事夏南之
從則以國政委焉亂賊之動于惡未有無權者徵舒弒
平國成公嗣立而莫能討則自少西氏以來用物既弘
濟之才智矣君臣淫虐之詞安知非舒所藉口乎

六月宋師伐滕

左氏傳謂滕恃晉不事宋滕在徐州界于魯宋本叔
繡之後與魯俱爲文王之昭宗盟之好喪紀相恤宋

以是圍且伐之與魯爭也去年晉侯黑臀卒宋閭晉之不競而爲是役則有謂滕恃晉者非也考之職方滕安能越齊衛以事晉而近舍宇下之棘哉晉魯字近而誤讀者不察耳趙子常曰宋襄執滕子而身亦見執于楚宋文圍滕而國亦見圍于楚諸夏之無道夷狄之資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左氏言諸侯之師胡子去之師字直曰諸侯伐鄭取成而還以稱人爲貶誤矣趙子常曰晉人專伯討罪不能信義以屬諸侯又不能威楚徒紛耳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季子公羊以爲天王母弟也天子大夫稱字季子字也季上繫於王以明母弟也爵之字之則無以别于卿大夫也陳君舉曰自頃王下王室無聘魯者于是

再聘而王季子寔來則已尊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間齊也杜註魯國鄒縣北有繹山鄭夾漈曰邾魯之

　間繹山多矣邾文公遷繹是邾都非此繹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齊侯使國佐來聘

趙子常曰未踰年稱君以嘉好之事來録其從吉也

譏

楚子伐鄭

自四年以後鄭遂南北兩屬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

十有一年春王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陵陳地今陳州西華縣古長平縣界也楚盖得中國

二諸侯矣陳從齊以會北杏接王國風絶丘中有麻作

王室衰齊伯興也辰陵接列國風絶澤陂詩作中國弱夷强也於後吳楚爭陳春秋終矣是辰陵者既不得如北杏二幽且將為號中黄池此南北强弱之界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四年齊魯平莒郯之怨莒人不肯魯伐莒取向而齊未獲歸父以取繹有憾故助齊爲役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欑函狄地從郤缺之謀也陳君舉曰楚方倡義于天

下而晉汲汲于群狄至徃會焉晉畀甚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

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左氏傳異經經先書殺後書入胡子傳曰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謂春秋而果有是乎趙匡曰經文皆依先後次第而書凡稱日以隔文者皆以明先後趙氏說是矣當楚殺徵舒時寔未嘗入陳如蔡人殺陳佗蔡非入陳而後得佗也謂聖人許楚而先書殺乎夫春秋據寔而書善

惡自見也苟紊其先後之序則何以傳信哉且加入陳於殺徵舒之上何害乎討賊之義而必遷就以罔後世是胡子亦曲生異議且楚孔寧行父之誘縣陳者其始謀姑假徵舒以為之辭也聖人何為遽以討賊與之又何為特從末減乎稱人者衆辭殺不歸其君以正典刑也胡子又曰不稱取而書入雖與之可矣夫入者未取也桓二年僖二十七年皆入杞不聞其能取也隱十一年魯及齊侯鄭伯入許鄭既有許

地矣徒以許叔居許東偏則不言取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矣徒以八年歸邾子益則不言取此寔入耳方入縣陳而申叔時之諫入寔未成乎取何爲不稱取而與之乎圍鄭之師意若此而已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行父從君于淫而出不書奔微二子則楚師不出徵舒不討靈公不葬二子足以免于奔而已不係陳宜絶于陳者也靈公殺二子爲之也極陳之惡說者

以爲併誅二子是也而納之者楚子之過也不但專制其位而已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楚子圍鄭

左氏傳入自皇門至逵道蓋即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胡子許以討賊從末減而不知左氏之誣也楚之殺徵舒就令出于討賊之公亦不應縁此併滅入鄭之罪若謂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遂恕而書圍則失實

錄之義矣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河南地大夫敵君于是始晉侯無志於中國矣林父徇先縠濟師既據敖鄗亦得地利而怵韓厥分惡之言先偺歸舟失兵家死地之義是林父主爲此戰也及者内晉之詞趙子常曰此救鄭而敗于楚則曷爲從其恒稱不絶晉之禦楚也晉率諸侯以攘夷狄者也當晉大夫自將以禦楚子雖無功猶不奪其

恒稱楚終不可以無討也或曰得臣未命故姓名不登林父卿也鄭蓋自是决于從楚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者宋以封蕭叔大心之邑宋附庸也楚既得陳鄭而遂滅蕭以偪宋胡子曰蕭既滅亡必無赴者楚莊以滅蕭告赴諸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晉景無制中夏之略也于是楚莊方張晉懼諸侯之從楚而爲清丘之會也乃循趙盾新城之轍而又微者寔行于以求諸侯不亦難乎人微者姓名不登也左氏言卿不寔其言不書劉原父曰春秋之世不寔其言者衆矣奚獨此耶然則左氏誣矣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南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不自省德而徒責陳之從楚至興大衆以伐之宋

則非已亂之道矣宋以師伐而衛以人救是將有分災之義非求敵宋也凡救未有不善也自左氏以爲衛不討貳而儒者説經從之儒者之過也陳鄭宋皆河南地楚既得鄭則西諸侯服而又得陳陳介于鄭宋得陳則東諸侯服蓋三國者中國之樞也晉景欲嗣文襄之業而不知救則謂其無制中夏之略者信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邲之敗林父主之主帥得全而偏裨受治晉已失刑即縠有罪當其時不能治也遲之期年之後而戮之疑讒閒有行乎其閒者矣赤狄伐晉及清經所不載而傳謂縠寔召之此所謂欲加之罪者也縠名狄欲何說哉說者謂六卿爭强互相仇滅蓋近之矣張氏曰越椒將攻王楚莊

尚思子文治楚而復克黃之所先穀先軫之孫而滅其族葢晉之德刑皆不足以敵楚矣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爲救陳故以悦于晉稱國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子廬嗣是爲宣公凡諸侯卒日弔不以禮則不日曹文與桓皆朝魯故卒日何休説公羊縁公子喜時之讓曰褒孝子之志加録之誤矣

晉侯伐鄭

自胡子之意則比事直言以見貶自趙企明之意則因爵以見褒夫楚莊鴟張于是中國亟思伯矣晉景不親盟清丘至是悔而改圖中行桓子謀邲故晉侯伐鄭告于諸侯蒐焉而還鄭人懼鄭伯如楚謀晉而不能逞鄭遂服矣楚申舟他日曰鄭昭宋聾意皆指是也令曰此報怨之兵然則任鄭叛而縱楚强耶此晉侯親行故據寔書之雖予以復伯亦因見其大合

諸侯而獨以一師行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三年伐宋左氏曰以其救蕭也而胡子以為伐陳十四年圍宋左氏以為不假道胡子復舉伐陳罪之救蕭之役經不書而傳亦可馮其以為伐陳胡氏棄傳以事情臆說云爾舉兵一報憤已可紓逾年又復圍之楚仇宋何至是耶胡子不取假道之文蓋於楚莊多曲說以薄其責耳又曰宋於中國蓋亦有意然其

術足以致兵以其輕挑强敵也然曰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不知中國無伯楚莊馮凌勢盛書楚子著其强也今謂楚人書爵爲有詞不知前年滅蕭亦謂其有詞于伐而書爵乎十四年之書楚子吾以十三年例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穀濟北齊地趙企明曰宋入楚則齊魯以楚爲鄙穀

之會謀楚也故明年歸父會楚子于宋魯會之而齊不會非不畏楚也魯安則齊安此歸父會齊侯之故也然予以爲齊以霸國之餘不能纘其先緒魯人背齊負晉亦由是起也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魯大夫始特會楚子楚兵加宋魯常迎而會之僖公之間二十一年盟薄二十七年盟宋往往而是宋紲則及魯也胡子曰魯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

免至于薦賄此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强之由

春秋經世之略也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或問宋楚之平華元紓情子反不欺及平而盟胥戒

虞詐揆之人理幾于自反經乃稱人將如胡子貶二

卿否穀梁有言平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

辭上下欲之也及者兩相欲詞宋人爲主故以宋及

楚耳其以貶蓋自公羊發之趙匡申之胡氏循環斯

旨以明經義而令之言者無能改也夫弭兵之議宋楚之人誰不樂者所患乃在其君臣耳君不平忽臣靡匡惡則日尋干戈佳兵不祥孰甚乎令華元子反倡予和女釋然取平楚莊之强忍而屈議宋國不亡楚迷遂復雖曰聖人明微不計功利而民之受賜嘗嘆微管之仁苟能紓難足稱仁術即玆而言可明宋楚之平春秋所予葢議于衰世以解倒懸義固宜然也顧其君不能謀早所以息民及其既成則不得不

聽失君道矣戴溪趙鵬飛李廉之倫並號推隱不以爲非公羊安見吾欲問之然天下將分南北之勢焉而伯宗晉國之人良且曰天方授楚宋折而入楚則東諸侯有剝膚之災矣故僖二十四年宋及楚平不書宣五年陳平楚不書宣七年鄭平楚不書必闕天下之故如宋楚之合曰南北將分焉者而書之以爲中國懼蓋晉伯于是不競景公無制中夏之略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晉不救宋而區區乎狄以自封殖固罪之在也然潞令潞城而東與黎界則唐虞商畿内之地以禹貢考之豈應赤狄實逼處此與我中國並有此土也入宣以來群狄㝡而赤狄代興三年侵齊四年復侵齊又將爲中國憂矣晉景怵于伯宗授楚之言喪師于楚而欲取償于狄蓋曰狄窘我使不得爲治楚之策也故興師滅之中國之無狄患不可謂非晉賜矣然卒無益於伯業之㝡也豈非一指肩背之喻哉師衆將

畁曰師左氏曰林父誤也杜氏因謂從告誤也凡滅
夷狄雖君將不日此以其君故日四夷雖大曰子爵
也左氏載伯宗謀討於酆舒然經例與陳夏徵舒異
若謂滅潞而後獲酆舒於衛故殺而不書則疑左氏
或誣抑晉人所執之辭未必事寔也

秦人伐晉

秦人微者李氏欲于王札子後移秦人輔氏之簡于
此而指爲秦桓不知杜氏已明言無傳不敢易置矣

晉自八年以白狄伐後不復交兵至是脩怨過矣哉

王札子殺毛伯召伯

札子者杜元凱云子札文倒札字也葢先王之子左氏即以爲王子捷倒文之義陸淳孫復並同杜氏然則本經誤耳公羊又謂長庶之號經師譏其妄穿鑿是也高抑崇曰書札而不書王子與内臣柔溺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别之亦不然也王子札一朝殺二卿而不忌天王不能施之則譏之

不但其人而已胡子謂無政刑是也穀梁云矯王命殺之啖叔佐曰焉知矯命殺之左氏云王孫蘇子使王子殺之然經不以稱首惡故知皆不足憑也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杜元凱言無婁杞邑公羊作牟婁王様以為即隱四年莒所取杞邑然齊魯方不咸于莒無緣更會其地是公羊誤也大夫非伯事而私會諸侯自十四年穀始

非國事而私相會自無婁始胡子曰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詳見文公元年會戚註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詳見文八年盟衡雍註禮亦不自諸侯出矣

初稅畝

即徹法之田復貢法凶年取盈之政也貢法若計畝取租徹若就田分稻耳左氏傳本不言什取二杜元凱乃以爲繼取其公田又復稅其私田什一其說本

穀梁去公田履畝之說朱子亦主以解二吾不足非也襄公始用田賦二吾不足之對當在其後宣但廢助爲税不復察其豐凶民將有被其害而先王之恵政亡矣書曰初謹之也季明德疑周公官遂人匠人二職成于戰國其初廢井田之時猶復或兼行貢助之法世儒傳聞因而分列妄以爲周公之制令括其意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者助法久廢難以卒變而論其施爲緩急序當如此葢國中則

蕪併可稽豐凶易察野外貪汚積𡚁情偽難知故助法之行以野為急而後徐議國中非謂國之中田終可不助況鄉遂本列二區所以别遠近均勞逸耳安得謂其地異而遂分二法滕地絶長補短可行井田故授田隨地不必皆方説者言助法必平地乃可畫野成井則田在山谷谿澗之間者夏既五十畆行貢法殷又改畫七十畆行助法周又改畫百畆行徹法一一更置于溝塗畛域之間雖聖人亦安能煩擾如

此哉周之授畝每夫必以百畝爲率茍有肥瘠則以不易一易再易法約歸于中而授之是以約寔之田定八家也說者乃以都鄙授田有不易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則一夫百畝之田内有肥瘠相半者而通二井之率以當一井也然則一井安得八家之寔賦哉徹之爲通以一夫之田或有病疾死喪不得盡力則同井侯疆之家通力以作而田之分獲則各歸其主未嘗混而爲一也周百畝當今田四十一畝

强家一壯丁僅可任耕四分之二則百中之五十畝也又中分五十畝得二十五畝則二中丁之所任耕也一家而缺一中丁焉則餘田二十五畝力不能任而八口之家食八人之外復有中丁可任耕者雖上農所入亦不贍矣則以前所餘田授之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此皆同井相通亦徹之所以爲徹者殷之助以力亦未嘗不通但人不講此義終至各治其私故名助爲徹以示所重在通耳若其所得之田則公

私固有定分曷嘗少異於助哉說者所謂周之徹法計畝通分殊不知孟子以通解徹初未以均收言也何則公私無別勤惰一施非分殊之理就如其說則通力之時何必公事畢然後治私事而農夫之獲又何得有上下五等之差邪法之中以其什一也貢法什一固得其常惟助法則必有各家私田合所得公田一分內所入畧多一畝二十分五厘數屬畸零亦不害其爲什一矣說者乃謂周之制公田百畝二十

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寔計十畝通私田百畝是爲十一分而取其一視貢爲輕安得寔皆什一耶周人班禄之制皆由公田百畝而積所以爲定經界防兼併也故全計之則爲百畝禄田所由給也中分之則爲五十畝圭田所由給也田有成數而後奸無所容令既除廬舍二十畝則公田寔只八十畝耳又當割别井公田二十畝而益之裒多益寡展轉剖分其田制難以言不亂矣五畝之宅就田斯可以治農業

故田野之間必有閒曠草萊之地而八家聚廬焉市宅之廛但爲官府造作之處商賈懋遷之居而已曷嘗以處民哉說者乃謂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春則令民畢出在外冬則畢入于邑吾恐盡田野之民必非邑市之所能容而死徙出鄉亦非農民之所便聖人何爲而立此徒勞之法哉後儒習聞衰世變亂之事過信禮家迂腐之言牽于邇言靡有定論至謂孟子自稱一家而卒諉井田于難曉矣使先王之法

畀有難焉此豈易簡之善哉然宣公稅畝之曰即先王助法之田也有志于治何必舍稅畝之田而別求先王之意乎

冬蝝生

蝝蠡子也草蠡負蠜蛗虫蠜蝑亦曰蝮蜪皆異方分別蝗子之語不月者秋虫未息冬又生子左氏穀梁俱以不成災故書非也

饑

周人于歲杪計國用啖叔佐曰凡歲飢年終之事故不繫于日月而以冬後書之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士會書人時未爲卿獻俘乃請命將中軍春秋據實而書非没其名以貶也甲氏留吁皆赤狄別種邑不言滅留吁非殘邑也傳言及鐸辰註家以爲留吁之屬留吁有屬益知非甲氏殘邑矣驅而分別斯亦可矣盡殄滅而無遺育則信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矣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天子之東都也宣謂宣王榭者屋有東西廂無室謂之歇前也歇前者前無壁也胡氏謂廟則其制有室不得稱榭楚語曰先王之爲臺榭也不過講軍寔然則榭是講武屋有明徵矣宣王內修外攘復會諸侯于東都車攻所謂駕言徂東者其事也其詩曰射夫既同當是于此榭行之藏樂器趙企明以爲周宣講武之事不可見其跡今之罹災聖人有傷今思

古之意是誠然也

秋郯伯姬來歸

齊人歸子叔姬罪齊也伯姬以自歸爲文見出而歸罪伯姬也伯姬文女胡子曰春秋内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

冬大有年

穀梁子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上瑞也自程叔子曰記異而胡氏從之以爲聖人言外微旨謂記異則有

之然寔幸之爾岷隱戴溪氏曰宣六年螽七年旱十二年水十三年螽比歲凶荒民不堪命矣而忽有年非幸耶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子寧嗣是為靈公

丁未蔡侯申卒

子固立是爲景公胡氏曰日卒書名赴而得禮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葬而不月胡氏以爲宣公不知禮義邦交之寔哀死送終獨厚於齊而利害不切其身者皆闕大則薄其君親次則忽于盟主又其次若秦衛滕雖來告訃怠于禮而不會也

六月癸夘日有食之

不書朔杜氏以爲官失之按姜岌云六月甲辰朔不應食大衍云是年五月在交限六月甲辰朔交分已過食限蓋誤授時歴推之是歲五月乙亥朔入食限

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已過食限大衍爲是令先天
歷新法六月甲辰朔泛交二日過食限與授時同
已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斷道杜云晉地魯復事晉志同欲也穀梁謂之外楚
蓋前年楚已得宋南方勢盛爲中國者憂之曹衛故
背華即戎者翻然有中國之思晉爲是糾率而盟也
邾本附庸令急于得衆故遂列會其同欲可見胡子
因傳言郤克憤齊執其大夫遂謂同謀伐齊釋其憤

怒夫徵會之始豈擬其見笑以啟釁哉况郤子之至
傳固云請伐齊弗許令庸得謂之伐齊至謂私屬之
請則反殆同兒戲諸郤安能當千里之齊哉且髙固
晏弱蔡朝南郭偃方自齊至以爲伐齊齊人奚爲來
哉是則晉之徵會亦必以斷道先期而諸國如期來
集也會而求逞執齊大夫經無明文且卿行旅從固
上卿既還晏蔡南郭豈應同執反覆數端事在必無
即有之豈可遂疑其徵會之始謀哉乃若晉衛之師

則或因其不會致然於斯會無與也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不稱公子未爲卿也稱公弟兼稱字録異恩也非大夫不卒喪以其禮則卒宣公以庶篡適肸不義其禄于是喪以母弟恩視季友仲遂嬰齊繼成世卿比於桓莊之族矣若稱公子則嫌于見大夫且無以見宣公寵愛之私史非不知異母弟之不當踈外也陸氏

諸儒辨之過矣然則公弟叔肸貴之非賢之也彼公子而弟稱者信因事見義然必其爲卿大夫而後云公子也春秋賢者而不卒如展禽之流者有之矣茍非恩禮之異曷爲登名也哉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趙子常曰齊東方大國晉不得齊則諸侯不附景公爲斷道之會始徵齊而齊侯不至于是自將以伐齊庶乎知所伐矣書世子臧幼清曰會朝與伐國皆非

世子之所宜也

公伐杞

陳君舉曰自是内不言君將征伐在大夫矣今按此後有公將者矣陳氏豈以會伐不悉數耶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刺鄫無守備其臣子不能距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始告喪而往弔也不書葬辟其號也葬者以號配謚恐民聽之惑也楚僭王雖我有往不可書也

公孫歸父如晉

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其濟則仲氏一三桓也不濟則君受其名胡子曰輕于背與國易于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己出也其庶幾乎

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胡氏曰歸父以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遂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

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亹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于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比事以觀則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秋明志録卷七